

長路

才翻個身，下體汨汨流出液體，你還不確定那是什麼，彷彿有條溪流從體內唱著歌奔洶而出，轉回仰睡姿態，閉緊眼集中注意，是血，是血！

3 / 18

就是從這一刻起，我叛逃了，站得遠遠的，靜觀之後怵目驚心的每一幕，好確保我的安全，如果終究必須分離，那就從此刻開始，我抱不到你，你傷不到我。等我習慣了飄蕩（或者我用「飛翔」這個字眼，你覺得呢？），和不被發現不被關注不被提起的生活，也許，能得到另一種窺探人間、包藏私密的樂趣，也或許，活在曖昧的陰陽界邊，承受生與死、神與魔、光與暗的萬劫不復。

緊急送往才做過兩次檢查的大醫院，辦完急診手續後立刻推往六樓，我和我的夫，快步跟著輪轉咻咻的臨時病床。但你的夫被擋在簾幕之外，住院醫師擎起鴨嘴鉗，「躺好，放鬆，痛的話可以叫出來。」

深入、撐開、再撐開，你眉頭糾結，用力呼吸，想忽略那通道前段的過度刺激，那感覺有點像鼻孔被兩支筆硬撐開來，也許更痛，八個多月來，它沉睡於幽閉之中，緊緊保守孔道深處的寶物，如今，沒有身體的冰冷鴨獸強行入侵並擴張領地，頭大身細的棉花舌緊接在後，圈舔微潤帶腥臭的柔軟組織，白舌頭進、紅番茄出，白舌頭再進，紅番茄又出，直到，白舌頭仍是白舌頭，只點綴了幾顆鮮明紅痣。

血已經止住，住院醫師安慰著。然後是超音波檢查，確認寶藏還穩穩當當，兀自蓬勃活跳著，「喔，」你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趕緊提醒醫師，「我有兩座寶藏。」

你以為觀察幾個小時即可，出院回家，繼續每一個比昨天更沉重更顛預的今天，我卻直覺你得住院了。

「麻煩換上這套衣服、請先生到櫃檯去辦住院手續。」護士小姐俐落說著，同時將你脫下的衣褲擲向床底板，為你戴上住院病患識別手環。

果然。

我看到你在竊喜，嘴角微揚，其實，我也以為像度假，成天賴在床上，三餐有人準備，不喜歡的家事都扔在一旁。

3 / 18

才剛換躺病床，點滴瓶立刻掛上，開始施打硫酸鎂，護士小姐翻出你腹部，從腰後綁上黑色繃帶，你扭動身體示意她弄鬆點，可是，鬆不得，繃帶掛有胎兒監視器，同時監測宮縮程度，連續記錄宮縮頻率與強度、胎兒心跳變化，一條束在子宮底，一條縛在胎兒心臟上方，每隔五到十分鐘的激烈緊縮讓你擁有一張鋸齒狀高低不一的紀錄表，看著不漂亮的成績單，我突然想給你說個笑話，逗弄你，看看激動情緒下飆高的宮縮曲線，但護士又進來，兩顆口服安胎藥直舉到面前，得含在舌下讓身體快速吸收，吞著稠烈的苦液，我突然慶幸自己的逃離，留叩叩作響的生猛心跳去安慰你，像二部合唱，正比賽

誰的心臟嗓門大。

你這不堅強的母親。

我想起來，你從小到大沒生過大病沒住過院，唯一一次腸胃炎，在診所打兩個小時的點滴就算結束，如今，整個孕期因為雙倍寶藏的份量格外沉重，無法彎腰、屈膝、蹲坐、跪趴、轉身，最後連翻身都困難重重，一顆大水球裡塞了兩顆飽實小水球，側身睡熟後，全沉甸甸垂疊在床，緊緊牽扯另一側腰部，你感覺到，身體和肚子，只有薄薄皮膚連結著，想翻成仰躺時，可得雙手一上一下捧牢了一鼓作氣，或請身旁丈夫出手相推。

你怨自己骨架生得小，老天卻對你如此厚寵，一次兩個，要端在身上二百八十天。

3 / 18

災難開始。住院醫師又進來，為了盡快緩和宮縮，他要補上高劑量硫酸鎂，從手臂上的點滴管直接注射，他親切說明副作用，包括對胎兒的影響，「只是胎動減少，不會對胎兒造成傷害。」

他的姆指使勁，開始推動注射器，同時注意你的臉色。你靜待著，對吃藥打針都不過敏的體質，應該不成問題，十秒、二十秒、三十秒，突然，臉頰開始發熱、發燙，頭部悶脹，原本鼻塞的情況更為嚴重，一點點空氣都吸不進來，你揮舞著手急叫暫停，醫師也相當配合，姆指放掉，認真安慰眼前面色潮紅、大口喘息的孕婦，然後，姆指施力持續推進。此刻起，不知哪來的，兩團遇水則發的棉花球入住溫暖鼻道，而且是蠻橫地住下了，曼秀雷敦、薄荷油、凡士林，或以熱水蒸洗，棉花球仍死皮賴臉嚴重阻礙你呼吸，早在二十六週開始，體內賀爾蒙的改變已使微細血管異常敏感，只要使力擤鼻，立刻血流如注，得花好一段時間掐住鼻翼靜待血止，有時血液在入睡後繼續蔓延，往鼻腔深處，凝固後幾近窒息的感覺來襲……夜半驚醒，不是清理出一堆乾硬血痂，就是整團血塊，將乾未乾，份外噁心，像以前在課本上看到的肥水蛭。

我曾笑你，白天補鐵，晚上流血。

夜晚，你要了冰枕摀在臉龐，仍是輾轉難眠，不能起身只好翻身，藉翻身紓解僵酸的背部肌肉，電動床架承受著懊惱與痛苦的重量，一整晚因為你的升降起落伊呀伊呀應和著，鄰床媽咪開始低聲抱怨，向丈夫埋怨你的嚴重干擾，我看著這一切，眼前出現某條筆直省道，艷陽曬得路面蒸騰，空氣裡有焦味，四野荒枯無止無盡……

3 / 19

醫師為你做更詳盡的檢查，包括胎盤覆蓋子宮頸口的程度，除此之外，一切等同昨天。公婆來探你，你且壓抑著焦躁與任性，丈夫下班過來，你急著訴說隱忍一天的苦痛與不適，我提醒你放輕鬆，隔壁媽媽早上看漫畫，下午看DVD，現在，已經請弟弟在筆電上安裝電視盒，等著娘家開播，正和姊姊享用中山北路上著名雞排店的超大雞排，香味又飄過來啦，咖哩口味的，她們已經吃了兩天雞排，而你不能放鬆的結果，宮縮更劇烈，你想讓子宮像一顆瘋狂運轉激烈跳動最後轟一聲徹底報銷的殘破引擎嗎？最好乖一點！

你瞪大眼彷彿領悟了什麼似的，放鬆身心是一門多麼重要的課程，就好像和人去唱 K T V，想秀又害羞，越害羞越無法開嗓，可唱不好又不甘心，每次都是幫忙分攤歡唱費的分母！你不和身體對話，它就離你越遠，你不放鬆它，它就以各種病痛折磨你、揪住你！

你一定要說，哼！你來躺躺看，試試在床上用便盆大小便的感覺，看你大不大得出來！

那你還是要學會放鬆啊，娘家開始了，隔壁吃雞排配珍奶，喝得速速叫，不然早叫我們閉嘴了。

3 / 20

你真的想通，也可能太累了，我笑你像阿扁，認清了無止無盡的羈押後，在憤恨、絕望中學著順應環境，甚至俯首認罪。你從中午過後開始睡，沉睡中，終於把層層宮縮山峰給睡平，傍晚，醫師決定放行，讓你去普通病房，繼續躺。

護士特來提醒，在普通病房也須嚴格遵守安胎規定，我看見你上揚的嘴角瞬間崩落，繼續躺，躺著進入 5 2 5 B 的位置，躺著升高一點，或降低一點，拜託隔壁靠窗媽咪讓你拉開簾幕，借一下，院外的陽光。

閉上眼，感受光線爬上身軀和臉頰，是的，暖熱，來了，爬上來了，有點刺眼，有點酥麻，如一條溫柔的大蟒蛇，輕柔摩挲，是哪本書上說的，讓陽光，回到陽光不到的國度。

或者，想像自己是一尾魚。行經加拿大蘇士瓦湖時令人驚豔的紅鮭魚。在臺灣，她叫櫻花鉤吻鮭。加拿大卑詩省則稱紅鮭（Sockeye），爲了產卵，無數美麗的紅鮭成雙聚集，展開完成生命輪迴的最後搏擊。如女人想做母親、願意忍受二百多個艱辛日夜的欲念，鮭魚體內亦有神秘基因信號，一到初秋時節，便開始長達四百多公里的返鄉旅途，消耗自身脂肪和蛋白質維持體力，好晝夜兼程，逆流而上，每天二十九公里的速度，十八天左右，回到四年前的出生地。

而人類的孕婦，熬過害喜階段的不適後，開始積極進食，儲存更多豐富物資形成肥沃河床，以孕育體內一切仰賴母體的胎兒，其中鐵質和鈣質最重要，你的血紅素過低，屬缺鐵性貧血，得一直服用鐵劑直到生產，二十四週後，卻出現嚴重鼻塞。

直到此刻。

我看見你眼角滲淚。

左邊媽咪說黑棗精有用，右邊媽咪說純濃燕麥治便秘，反正通通下肚，當吃成了唯一樂趣，還有什麼好說的。夜晚，你捧著大肚推著點滴架下床，噓，出發，緩緩地，舉起已經不確定自己是用來行走的雙腳，前進，噓，再前進，坐下，終於，積了三天的便便，噓，切勿聲張，糟糕，一用力肚子就變硬，肚腹肛門都緊繃，我看了真替你捏把冷汗，護士說，之所以不准下床便便，因爲有孕婦一用力，把小孩生在馬桶裡！

血、便、小孩，交織一起，一塌糊塗，可是……

算了，大出來就好，替你把風的丈夫喊著，肚子抱好快躺回去，快……

3 / 2 1

媽咪好，媽咪你是第幾週？男生還是女生？

媽咪你要不要叫洗頭？

聽說5 2 5 B的媽咪昨晚又出血了……

第一床的媽咪已經推去生了……

前天出院的媽咪是流產，不是生產……

隔壁媽咪，不要哭，要加油喔……

媽咪，都是媽咪，好多媽咪，沒有人有興趣記住萍水相逢的名字，大家樂得媽咪來媽咪去，此時此刻，都是因媽咪的身分而存在而有意義，要是寶藏突然沒了，「媽咪」又反轉成極尖銳的刺，鑿戳著破碎身心。

你開始找樂子了，和左邊媽咪一起抱怨右邊媽咪的先生，那如雷鳴的鼾聲，直逼老舊引擎轟嘍轟嘍苟延殘喘的運轉，半夜驚醒後再也無法成眠，連櫃檯護士都進來關心，抱以無限同情，還好今早出院了；請丈夫去找雞排姐妹要雞排店外送專線；請婆婆帶八卦周刊。

3 / 2 2

你開始做實驗，什麼動作什麼姿勢，能讓宮縮程度減低，而笑得多響、坐得多直，可以讓宮縮指數瞬間飆高，如何長時間維持低宮縮，讓醫師再降低藥劑用量，面潮紅、鼻塞、頭暈、心悸，讓呼吸與進食，顯得千辛萬苦，你又在喘大氣了，休息一下再吃吧。

母親打來安慰，問你明天想吃什麼，才講個「牛」字就掉下一大顆淚滴，婆婆看了不捨，竟也陪著哭，隔壁床推來新媽咪，和她的家人，竟是雞排姐妹花。你們開始比賽，誰的劑量降得快，還惡作劇—互派家人過去講笑話！

一種共振的痛苦翻轉成歡樂，許多媽咪互相依靠取暖，在大風雪之下。

3 / 2 7 昨天晚上改成口服安胎藥，到此刻為止，情況還不錯，主治醫師準備放人，你可以回家度周末！

3 / 3 0 凌晨六點，黑潮再現，自子宮深部，喚醒連日來因鼻塞而疲憊不堪深深沉睡的你，我默禱著，祈求這腥黏暖流快止步、冷卻，懇請上天眷顧眼下這身心沉重的孕婦，你急切喚醒丈夫，可是這來自母體深處等著餵溉胎兒的鮮紅汁液仍汨汨冒湧，只能靜候著，絲毫不敢動作……

七點整，送入檢查室，鴨嘴鉗、胎兒監視器、超音波儀器，又被護士戴上住院病患識別手環，換上住院病服，又接到兩顆口服安胎藥，被要求含在舌下使身體快速吸收，只是，這一次，安胎病房客滿了，你被推進待產室。

從清晨到深夜，此起彼落的尖叫戳刺耳膜，有時在遠處，有時在房門口，有時就在

隔壁床，彷彿人間煉獄。一聲聲撕裂心肝的痛楚，你想像著，胎體正向宮頸滑撞，衝破陰森、擺脫幽暗，降臨光亮人間的每一分每一秒，對母體，都是鑽骨入髓的劇痛，而你，還不能拆開上天賜與的禮物。主治醫師交代，雙胞胎都會早產，但是能撐多久，是寶寶日後的本錢……

所以，挺著三十三週又六天的“大禮”，得聆聽其他媽咪們領受禮物時的顫慄、呼喊，這劃破天地的喊叫是深重無比的感謝？還是筋疲力竭前的最後求饒？

真想看看那哀喊的扭曲容顏，說聲加油也好，你說，偏不能走動。又要在床上解決所有生活需求，無形的鐵鍊緊緊拘你在床，一旦掙扎，鏘鏘響聲將引來白衣獄卒的嚴詞勸戒；而有形的繃帶時時提醒你身為母者的職權，可以落淚，不許哭鬧，可以放輕鬆，不得享用馬桶。

只有在夢中，我們回到水底，痛快地翻騰、旋轉，濺起滿天晶亮水花。

雞排姊妹看到婆婆穿梭茶水間的身影，知道妳又回來了，結伴過來探望，「早叫你不要回去，這次要多久才能轉普通病房啊……」，還熱情問你，今晚要不要吃雞排，她們要嘗試海苔和香草口味，外加燒麻糬！

3 / 3 1

你苦笑著。

忽忽想起那個遙遠卻深刻的下午時光。

那時，姚老師在做放學前的最後囑咐，完成作業的標準、優美生字簿的必備條件，或者只是一些放學後立刻回家小心陌生人的叮嚀，反正每個白衣小童聽得點頭如搗蒜，有幾個好學生堅持將手背在腰後，彷彿要把老師的字字句句連同標點吐息都包在聯絡簿上，其實悶熱空氣早叫人恨不得立刻逃離，如果意念可以讓身心分離，你鐵定以黑松沙士或百吉冰棒為報酬，拜託它認真聽講，你好帶著窒息的靈魂散步去，你多牽掛兩個小時後的電視劇，諸葛四郎大戰什麼精的，可就這麼一失神，你頭向桌面點了一下，姚老師立刻拿眼神恫嚇著一切勿再犯，你還想回家吧？

於是，你趕緊像隔壁林玉婷一樣正襟危坐，時而點頭時而微笑表示了解以討好老師，但一個土黃色浮雕國父微笑的銅板突然滾出指縫，還匡噹一聲掉落桌面，這回，姚老師異常冷靜地吐著：把、銅、板、都、放、到、我、桌、上。

你照做。心想死定了。

那三個銅板，是回家的第一把鑰匙。

如今才明白，罰躺的時光一樣難熬。

老師罰你站了一陣子(她應該早就徹徹底底忘記這一陣子，對你構成一下午苦難的一陣子)，足夠公車開走又開來，然後進入長長的幾乎像罷駛的午後眠夢。民國七十三年，連接台北市台北縣的公車不多，你的家，在板橋市的邊陲地帶，公車更少，午後時光，幾乎不見蹤跡。我記得你鼓著兩丸淚泡在站牌下望穿秋水，不了解和平西路三段有多長，為什麼你的公車走不完！

等滿樹蟬鳴都啞了，時間的界線也模糊了，你再也鎮壓不住，一個仰頭、張嘴，彷彿

佛歌仔戲裡守候千年仍不見冤屈平反的苦旦，只能以震天嘎響的哭喊質問天意。

等待，是生命的面紗，覆蓋了希望也遮掩了絕望。

這個夜晚，除了忽遠忽近的「產叫」，還有微弱但清晰的嗚咽，我們彼此示意，不出聲，細聽這充滿絕望的低泣，想起昨晚醫師和病患的交談，某位主治醫師一再交代，你好好考慮、你們夫妻好好討論，因為現在子宮頸全開了，從下面就可以看到胎膜……

不是故意的，可是，才隔著兩塊窗簾布，這對夫妻壓低音量的討論，讓我們全聽見了，聽見這叫「子宮閉鎖不全」，每次孕程進入二十週到二十四週時，子宮頸就打開了，還聽見，把子宮頸縫起來也有風險，萬一傷到胎兒，上天就要硬生生沒收寶貝，這段漫長的安胎之路已讓她痛不欲生，還聽見，她說，要一個孩子這麼難，你去娶別人好了……

又是一陣淒厲嗚咽，在狹小空間，飄來，盪去。

夜半，白熾強光突刺眼前，一個低聲哀哭的產婦被推進來，就在隔壁，我猜想隔壁媽媽可能進產房了，又一位準媽媽來到你床邊，可是後面跟了兩位醫師，好像要緊急進行一個不需麻醉的小手術，就在隔壁！就一張窗簾布的距離，手術用的橘色照明燈大亮，你看著投射其上的巨大黑影，忙碌著、晃動著，彷彿有條線正操弄著這些人型傀儡，只要一伸手就能揭開偶戲舞台的所有秘密……

「啊！」這產婦的哀喊幾乎是衝著耳膜來，你感到自己身體的某處也正在被切割或縫補，也許又鮮血直流……那刻意壓低的痛喊緊揪著你，但我們怎忍心抱怨……

這是上天對女人的試煉嗎？想成為母者，必得經歷險礁、暗流、銳石、狂風、暴雨，躍過了，幸福降臨，躍不過，成了卡在輪迴巨輪下的破碎肉身，天真如我們，終於領悟，母親之路如此艱難。

4 / 1

還好有那個全身綠油油的阿兵哥。他應該觀察你一陣子了，在路邊哭得那麼大聲，臉上汗涔涔髒兮兮，大概還掛著兩管鼻涕吧，他是回家的第二把鑰匙。

只見他手一揮，一輛計程車停住，一路護送你到家門口才微笑離去，我知道，你至今還懷疑他是身後菩提樹下走來的仙人。

真沒想到，多年後你又嫁回萬華，就住學校對面的小巷子。每日午後，當炙烈日照和滿樹蟬鳴交相呼應、比狠的時刻，你總惦記著站牌下的小女孩，誰來帶她回家。

生得過，麻油香，生不過，四塊板。

這是母親看你大腹便便，走路老是腳開開時順口說起的古諺。產婦生產過程充滿多樣變因，不說妊娠毒血症、羊水栓塞、臍帶繞頸、羊膜破裂臍帶脫垂等高危險情況，在醫學不發達的遙遠年代，光是胎位不正就能造成難產，如今，科學進步醫藥發達，生產

時的危險因子還是時時威脅孕婦，它們是死神派出的信差，提醒你注意，隨時要領你走上與家永遠相反的路。

家，太遠了……你沒頭沒腦唱著這首歌，轉頭看見主治醫師，趕緊閉嘴。

你盯著他，他盯著監測儀裡咿咿吐出的宮縮紀錄表，像一根薄薄長長的紙舌頭，努力往差一點就舔到的什麼美味伸展、再伸展，卻被醫師狠心撕斷，然後皺眉研讀，其中不停轉折而上的曲線，一波高過一波，大概要狠狠譴責一個好動的長舌婦了，隔著鏡片的銳利眼神又盯著你，轉身對護士小姐說，不行，要推進去了。

此時，你手背上的針孔痕已能排成一個圖案，是一把鋤頭，當安胎藥再也劃不平紀錄表上激動莫名的高峰，我們知道，拆開禮盒的時刻到了。

離開之前，忽聽見隔壁隔壁的媽咪，對著緊急對講機哭訴，羊水破了……

4 / 1

當雌鯨換上綠冠紅袍隆重登場時，是爲了新生，與死亡。而你，換上草綠色手術衣，低調進入開刀房，卻爲了閃避鬼使神差的注意。

死神，竟親自邀舞。

我跟了進去，全身皮皮挫，還好不是我。

早在孕程進入二十八週，你已確診爲邊緣性前置胎盤（Marginal placenta previa），胎盤邊緣到達子宮頸口，當妊娠晚期子宮下段逐漸伸展時，子宮頸口也跟著擴張，但附著於子宮下段或子宮頸內口的胎盤不能相應地伸展，以致前置部分的胎盤自其附著處剝離，使血竇破裂引發早期出血。

十一點整，第一個禮盒拆開，取出寶藏的同時胎盤因子宮收縮而被迫脫離，瞬間大量鮮血湧出，又快又急，沖擊著手術檯上脆弱的母體，你想像那是沁涼甘甜的溪澗，任你悠游，卻聽見助理醫師拿起話筒急呼血庫，十一點一分，第二個禮盒拆開，這主任級的主治醫師臉色轉白，像大雨過後溪水暴漲浪花翻攪的混濁河床，失去以往的威嚴與神氣，河水潰堤，滾滾洪水像成千上萬的滑雪好手同時俯衝，只聽見抽血機或抽水機之類的儀器轟轟作響，醫師掀開簾幕，急問：子宮拿掉好不好？

你輕搖頭，用微弱力氣。

醫師放回簾幕，繼續埋頭苦幹，轟轟響聲吵得我頭暈眼花，隱約聽見醫護人員對什麼植入性或植入式胎盤的驚呼，不明白他們爲何不停按壓你肚，好像撞鐘似的，身後麻醉師開始報數，我看見蒼白牆面、蒼白服裝、蒼白燈光、蒼白人羣，還有你蒼白人生，自幼至長，平凡得褪成曝光過度的底片，許多細節已看不真實了，突然，又猛力按擠你肚，我彷彿看見，鯨魚側身，用尾翼拍打河床，搗動水流清除河床底質中的細小沙土，留下礫石卵石等較大石塊，再擊打，形成凹陷，一塊與周圍河床不同的產卵凹巢。

以肉身痛楚，甚至殘缺，換取胎體安穩，平安健康，快快長大。多麼令人著迷的固執生物。

醫師又翻開簾幕，探望你臉色。

只說了一句，還笑得出來！

然後把簾幕甩回，差點打上你臉。失去意識前，醫師還在報數，真不知這一直增加的數字是麻醉劑量還是輸血值、失血值……

4 / 3

乘著小舟，漂浮海上，悠悠恍恍悠悠，四野蒼茫而靜謐，深海底下彷彿埋著排水孔，以逆時針但緩慢的速度，漩吞著腥紅海水與孤舟，與天地，只要放鬆自己，任旋暈淹沒，沒有痛苦、恐懼，只有一點點，和母親丈夫分離的、像快速撕扯傷口的，疼。

這又是什麼地方？

煙塵瀰漫。山，懶懶軟軟，像融化中的霜淇淋，樹也駝著背，葉子要滴出綠色顏料了，還有在桌邊躺成藍色乳滴的時鐘，一大片，將滴未滴……整個荒原微晃，左……右……左……右，軟沙地上流沙暗伏，正緩慢不動聲色地將整個世界吞進腹底……著黑西裝的男人又來邀我跳舞，跳華爾滋，慢三步，又快三步，再慢三步……波浪式的移轉，旋、旋、旋，我可不是大腹便便，再旋，苦痛與煩惱沿切線方向飛出去，我真想看清那黑色禮帽下的俊俏臉孔，可是……我不想再跳了，哪來的嘹亮嬰啼……

4 / 3

對於叛逃，我很抱歉，此刻，我回來了。

至少，我清楚你的願，至少，去看看長久思念的人；趕一趟路，探探多年嚮往的風景，或者，沉睡在你最愛的路易絲湖畔、睡一晚城堡飯店過過癮。看看有沒有菩薩、有沒有耶穌，有沒有地獄，和天堂；以後看舞台劇都不用錢了，不用再等燈光暗下之後潛到貴賓席，伍佰演唱會？哪有什麼難，我就站到他肩上唱樹枝孤鳥、空襲警報……體會站在萬人空巷的舞台受人仰望尖叫的滋味……

我還會設法，用念力告訴他，這期樂透號碼、你偏好的靈堂風格、你多回味以前談戀愛的幸福做愛的甜蜜……我會安慰他，陪他掉一陣子淚。

體會不得結合的痛，其實，我也不知道還會不會痛，抱不住親愛的人，喚不到媽媽，吃不到喜愛的食物，再也不需要刷牙洗澡睡覺失眠吃早餐接電話上網開冷氣煮食洗衣曬衣打掃大號小號騎腳踏車計畫購物上班上課看股票吃年夜飯陪阿嬤運動減重，分分秒秒，都像坐火車，一切一切是過路風景，就算媽媽跌倒了，生病了，哭了，也感受不到我的焦急我的惜惜……也許我還能掉淚，路人會以為，要下雨了，我甚至能為你潛下亞當斯河，在鮭魚媽媽躍上河梯時，用力喝采！

或者，去幽暗骯髒的所在體驗報紙頭條的社會黑暗，那血跡斑斑腥味濃重的犯罪現場、從來不敢涉足的夜店舞廳、毒液藥丸散落滿地的激情轟趴，因為長久以來的好奇心或偷窺欲？反正徹底滿足甚至塞爆你心可以承受的震撼……

從此，活在曖昧的陰陽界邊，承受生與死、神與魔、光與暗的萬劫不復。

4 / 4

還要再輸血，抗生素也得繼續打，我的左手右手，各連著一條長長塑膠管，鎮日輸

送維繫生命的各種物資，血液、抗生素或食鹽水，主治醫師一再巡房，交代抽血檢查、裝設心跳監測、用超音波照量子宮位置傷口癒合情形、檢查腹脹程度……

每個深夜醒來，繼續忍受傷口的劇痛和長時期臥床造成的頸背痠麻，感覺連人帶床飄在水面，像一座孤島，恍恍惚惚……

我突然想起，生不生得過，對鮭魚而言，都是四塊板，她的生命輪迴裡，沒有天倫之樂，在佈滿鵝卵石的亞當斯河產卵後，將集體衰竭而死。而人類，除了養兒育女的漫漫長路，還有接踵而來的尿布奶粉車貸房貸安親班才藝班學測統測升學就業訂婚結婚……

直到我的孩子有一天也走上母親之路，我也還在走，我的母親之路……

遠處，傳來洪亮的嬰啼，我想像那張紅的臉蛋、急切舞動的四肢，還有張口尋乳的原始反射，聽見某位母親耐心卻有力的拍打，一邊說著，惜、惜、惜，媽媽惜惜……我想起母親，她頻頻詢問醫護人員，我女兒可以吃東西了嗎？麻油雞可以嗎？

生產時的危險風暴還沒結束，失血近五千西西、差點摘除子宮的手術令我心有餘悸，但孩子們正在保溫箱奮鬥，我怎可輕易哭泣、顯露膽怯。這一刻，我彷彿看見，紅鮭翻騰、躍起，濺起大片晶亮水花，準備彈躍瀑布……